

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作家

[美] 乔恩·卡茨◎著

黄琳◎译

DANCING DOGS 跳舞的狗狗

全美宠物图书畅销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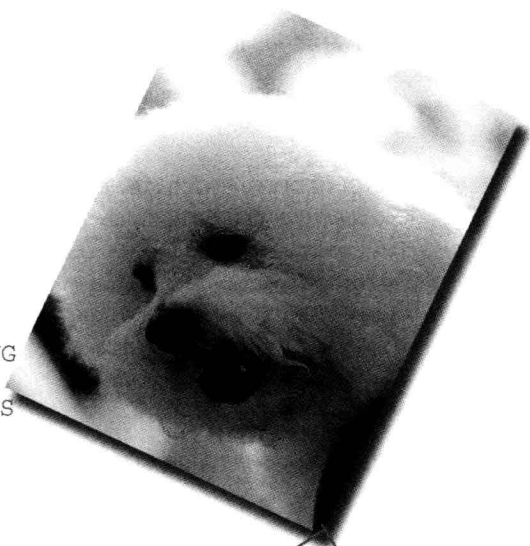
被誉为最具情感的宠物文学

里面的每篇故事，都能打动我们的心灵

令人难以忘怀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DANCING
DOGS
STORIES



跳舞的狗狗

[美] 乔恩·卡茨◎著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跳舞的狗狗 / (美) 乔恩·卡茨著; 黄琳译. — 北京: 当代世界出版社, 2013.10
ISBN 978-7-5090-0725-9

I. ①跳… II. ①乔… ②黄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95862 号

DANCING DOGS: STORIES By JON KATZ

Copyright: © 2012 BY JON KATZ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llantine Books, an imprint of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,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3 Orient Brainpower Media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01-2013-6685号

跳舞的狗狗

作 者: [美] 乔恩·卡茨

译 者: 黄 琳
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4号(100860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orldpress.org.cn>

编务电话: (010) 83907332

发行电话: (010) 83908409

(010) 83908455

(010) 83908377

(010) 83908423 (邮购)

(010) 83908410 (传真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3.75

字 数: 190千字

版 次: 2013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10月第1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090-0725-9

定 价: 2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

感谢伊丽莎白·斯泰、罗斯玛丽·埃亨、珍·史密斯、玛丽亚·伍尔夫。

感谢同意我进入他们的生活，了解当下动物对他们意义非凡的家庭、农夫和开格子铺的女士们。



格蕾西的最后一次散步 //	001
洋基队的小粉丝 //	015
是你让他安静下来了 //	025
三个老家伙 //	047
那才是狗狗的天堂 //	059
珀尔和琼的一天 //	073
嗨，有空吃顿晚餐吗 //	081
去，帮我守着 //	093
你是我的守护天使 //	103
会跳舞的狗狗 //	115

哦，『可怜』的『幸运』 // 131

天生的一对 // 143

路人劳拉 // 161

人骗不了狗 // 17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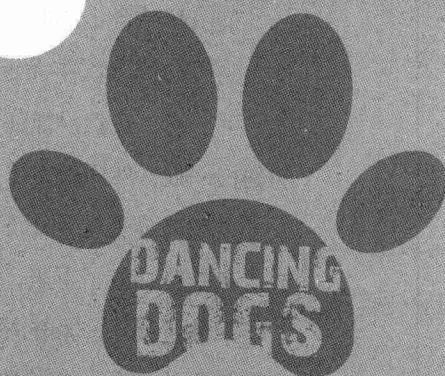
一只特立独行的猫 // 185

通灵狗狗欧尼 // 199





格蕾西的最后
一次散步





卡罗琳拖着爸爸送她的那口又破又旧的新秀丽行李箱，沿着东公园路地铁入口处的阶梯向下走。行李箱的轮子磕着台阶，发出响亮的“咚咚”声。这箱子差不多跟卡罗琳一样重。突然，箱子里的东西晃了一下，让她差点从长长的水泥阶梯上滚下去。幸好，她最终安全地来到了站台口。她随即就被一阵阵喧嚣声淹没了：火车驶过的隆隆声，水泥地上响起的脚步声，喇叭里不时传出的播报声，等等。她拖着箱子，奋力地挤过人群，穿过专门为带有婴儿车或大件行李的人（因为它们过不了旋转式检票口）特别开设的检票口，然后沿着长长的斜坡，下到二号线的站台上。二号线开往布鲁克林闹市区，从东河河底穿过，最后到达曼哈顿。没等几分钟，一辆地铁就来了，车厢里挤满了下班回家的人。门边上的几位乘客向里挪了挪，给卡罗琳和她的箱子腾了点空。

车门开始合上的时候，卡罗琳转过身，惊慌地发现两名乘警带着一条令人生畏的德国牧羊犬走进了车厢。虽然天很冷，但她还是紧张得手心冒汗，手一滑，竟然没抓住行李箱的把手。通常情况下，乘警就站在车厢里，匆匆扫一眼，然后就走了，不过这次他们竟然留在这节车厢里了。

火车轰隆隆地开出车站。这两名乘警开始四处查看，边看还边聊着什么。车子到站停了下来，稍后又继续向前开。

乘警走到了车厢的尽头，然后转回头，向卡罗琳这边走来。牧羊犬一直盯着她的箱子，想挣脱狗链，向箱子冲过来。这时，其中一名乘警拉紧了链子。狗低下头，用鼻子嗅着气味，尾巴伸得笔直，开始狺狺地叫着。

“哦，天哪！”卡罗琳低呼了一声。

“小姐，请下车。”一名乘警说。他体格强壮，身上的深蓝色制服上写着 NYPD（纽约警察部的缩写），一只粗壮的手抓着狗的项圈。这时火车又进站了，车门也打开了。

卡罗琳一打开公寓那扇灰色的金属门，就知道格蕾西死了。因为，如果格蕾西还活着，她就会等在门口，尾巴摇得就像转动的轮子，对卡罗琳欢快地叫着、扭着。有时，她叼着狗链跟卡罗琳打招呼，闭上眼睛，对着她展示她那黄金猎犬招牌式的笑容，似乎在说：“我们散步去吧！”这时，卡罗琳会扔下背包和公事包，扭头带格蕾西一起出门溜达。

午后的阳光透过沾着煤灰的窗子照射进来，卡罗琳站在这狭窄的两居室里，听着远处传来隆隆的地铁声，出神地看着她心爱的狗狗。格蕾西此时伸着她灰色的尖鼻子，蜷着那金黄色的身体，趴在蓝色的奥维斯床里（这张床是卡罗琳两年前给格蕾西买的圣诞礼物），像是睡着了一般。

尽管卡罗琳已经预料到格蕾西时日不多了，但是在看到这痛苦的一幕时，心中涌起的悲伤还是令她浑身麻木。她从没像爱这条狗一样去爱任何东西，甚至是任何人。也没有谁像格蕾西这样地爱她。

卡罗琳环顾四周，打量着这间小小的公寓。它已经变了，变得没有一丝生机。外面的声音似乎更加遥远，汽笛声、喇叭声、卡车发动机声，不停变化的哨子声、咳嗽声、电视节目声，等等，都穿过薄薄的墙，一点点传进来。格蕾西的水盆是满的，饼干还在她的碗里，早上给她的牛皮卷和花生味小骨头一点儿都没动过。

所以，格蕾西在早上的时候就走了。

格蕾西的球和玩具都在她的小床旁。有一个球在她的嘴边，黄色的，那是她最喜欢的玩具。

格蕾西一直很喜欢追着东西跑，然后把它们叼回来。当她把玩具叼回来，放在卡罗琳脚边时，她总是睁大着眼睛，不停地摇晃着尾巴，仿佛在



撒娇，求卡罗琳跟她一块玩。无论卡罗琳在做什么，打电话、上网或者看书，她总会捡起格蕾西的玩具，然后丢还给她。公寓太小，没地方玩扔接玩具的游戏，而且邻居也总是抱怨她们弄出的噪音太大，但是狗狗可不管这些，总是乐此不疲。当卡罗琳没有耐心再陪格蕾西玩这个游戏时，她会收起所有的玩具和球，把它们放到橱柜里。否则，这只可怜狗会不停地跑来跑去，直到累得躺在地上为止。

卡罗琳第一次见到格蕾西是在展望公园的一块空地上，当时格蕾西正在那里乱跑。当卡罗琳看到这只瘦骨嶙峋、跛着脚的狗叼着一份卷起的报纸，小跑向自己时，她知道这是只走失的狗。她把狗直接带到了最近的宠物医院。去医院的路上，格蕾西一直都叼着这份两天前的纽约时报。兽医说，格蕾西没受到很好的照料，一直在挨饿。卡罗琳花 600 美元为格蕾西买了一些食物后，她的皮毛开始发亮，变得健康快乐起来。卡罗琳在小区附近贴了招领启事，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，也没有人来认领格蕾西。

从那天起，她们成了彼此忠实的伙伴。她们一起度过骇人的暴风雪之夜，一起去海滩玩耍，每天都去狗场转一转。当卡罗琳坐在电脑旁工作时，格蕾西便会趴在她的脚边当脚凳，为她暖脚。卡罗琳就像是一位母亲，总是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自豪，所以她把格蕾西的照片挂在自己在 Facebook 上的主页上。

当卡罗琳到街角咖啡馆喝咖啡时，格蕾西会安静地待在外面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大门，耐心地等着卡罗琳。格蕾西在小区里的朋友甚至比卡罗琳还多。她们在散步时，总会碰到邻居、门房、巡逻警察、送货员，他们会停下来热情地跟格蕾西打招呼。格蕾西是一只能让人微笑的狗，她为卡罗琳打开了一扇与外界交往的窗子，没有她的帮助，卡罗琳根本不可能这样跟外人沟通。

但是，一年多前，格蕾西就已经被诊断出患上了充血性心力衰竭。“情况本来还会更糟。”梅耶医生指着 X 光片里格蕾西肋骨上的灰色阴影，对

卡罗琳说，“她已经活到九岁了，这对黄金猎犬来说已经算高寿了。”其中五年的时光有卡罗琳的陪伴。“她可能会在睡梦中死去。我们帮不了她什么了。”最后的替代手术对格蕾西来说很痛苦，也不知道她能不能挨过这个手术，而且费用还很昂贵，所以卡罗琳没有让格蕾西接受手术。

卡罗琳此时跪在地板上，把脸贴在格蕾西那灰色冰冷的鼻子上。

外面，阳光已经移过了对面高大的建筑，公寓笼罩在十一月傍晚的昏暗中。

过了许久，卡罗琳才坐起来。她还记得母亲去世时，以及后来基思放弃他们五年的感情离开她时，格蕾西是怎么陪她度过那些难熬的时光的。卡罗琳被解雇的时候，姐妹生病的时候，约会泡汤的时候，夜晚孤独寂寞的时候，格蕾西都在一旁陪着她。每当卡罗琳心中的爱变成闪烁的烛光，快要熄灭的时候，都是格蕾西让她重新燃起了对爱的信心。

卡罗琳静静地坐在地板上，轻轻地抚摸着格蕾西，直到快吃晚饭的时候。这时，卡罗琳才想到要处理格蕾西的尸体，但是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她住在布鲁克林的中心区域，这不是北部，那里有很多农场，可以把狗葬在树林里。她根本不知道这里的人们是怎么处理狗狗的尸体的。想到这，她有些惊慌失措。她赶紧打电话到梅耶医生的办公室。幸好接待员说他还没下班，卡罗琳耐心地等了几分钟，梅耶医生终于来接电话了。

“格蕾西死了。”卡罗琳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不过梅耶医生能听清楚她在说什么。
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有一秒钟卡罗琳甚至怀疑电话断线了。

梅耶医生说了一些安慰的话，但是能听出来，他心不在焉。卡罗琳能听到颤颤的电话音，还隐约能听见狗狗们紧张的大叫声。她暗自想他平均一周要处理几次类似的事情。

“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”她脑子里想象着把格蕾西放进垃圾袋，然后



扔到街头的情景。人们真的会这么做？

医生清了清喉咙，“如果可以的话，把它带到这里来吧。”

听到医生的话，卡罗琳吃了一惊。

“你有大号的旅行箱吗？”梅耶医生问道，“我们会把她火化，然后把她的骨灰还给你。在纽约没有其他的办法了。没有出租车会载死狗的。在皇后区有一家动物殡仪馆会为动物提供灵车，但是要价很高，要 400 到 500 美元。”

卡罗琳倒吸了一口冷气。为了给格蕾西看兽医，买特餐和药物，她的信用卡上已经欠 4000 美元了，她再也拿不出另外的 500 美元了。这些天来，卡罗琳感觉自己就是欧·亨利笔下的一个女店员，每天只能勉强糊口。

梅耶医生说自己有急事要处理，让卡门跟她细说。卡门是一个来自委内瑞拉的女人，她帮梅耶医生打理他的宠物医院，爱指使人。卡门有一头蓬松的头发，体型更是庞大。她浑身都戴着闪闪发亮的金首饰，那打扮不像在宠物医院工作的职员，倒像是去泡夜店的玩客。不过格蕾西很喜欢她，一部分原因应该是喜欢她办公桌上罐子里的饼干。卡门记得所有来宠物医院看病的宠物的名字，但是对接待室的主人们很凶。

“把她带到这里来。”卡门大声说，“把她装进旅行箱里，坐地铁过来，不过要当心巡逻的交警。这么做不犯法，但是也不怎么合法。你知道那些带东西上火车的人是怎么做的。”

卡罗琳确实不知道那些人是怎样做的，她从来不带奇奇怪怪的东西上火车。

“我晚上会在这里待到八点钟。”卡门说完就挂了电话。

卡罗琳走到橱柜前找垃圾袋，可是袋子都太小了。所以她出了门，步行去两个街区外的便利商店买袋子，那里有容积为 50 加仑超厚的垃圾卖袋。卡罗琳买了一盒，十二只。

她回到公寓，打开包装，拿出两只袋子，把其中一只套在另一只外面，

然后把它们放在狗床边的地板上。格蕾西的舌头伸着，搭在嘴巴的一侧。卡罗琳轻轻地把她的舌头卷起，塞回她的嘴巴里。她把袋口套在格蕾西的头上，然后拉住袋子，试着套住她僵硬的尸体。袋口卡在了格蕾西伸出的腿上，卡罗琳使劲拉拽袋子，但是就是不能把格蕾西露在外面的身体塞进去。她的手臂开始发酸，身上也开始冒汗，就在这时，这两只袋子破了，被格蕾西锋利的爪子划成了两半。卡罗琳又拿出两只袋子……很快，刚刚买的一整盒袋子都弄坏了，但是格蕾西还没被装进袋子里。

“对不起！”卡罗琳大喊了一声。她抓起一把剪刀，想把袋子剪开，包在格蕾西身上，然后用带子把这些垃圾袋连同格蕾西一起捆起来。

一个小时后，终于包好了。卡罗琳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几口气。格蕾西的身子一直都很柔软，也十分暖和，但是她现在却四肢僵硬，身体变得又凉又重。外面裹着的滑滑的塑料袋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。即使是隔着袋子，卡罗琳都不敢再摸格蕾西那冷冰冰的尸体。虽然她还没有发臭，至少现在还没有，但是她的气味已经变了。

卡罗琳把旅行箱放在地板上摊开，使劲把包在垃圾袋里并且被带子捆着的狗塞进箱子。格蕾西的头从袋子里滑了出来，她的四肢也在箱子的外面。卡罗琳闭上眼睛，使劲把格蕾西的前脚推向她的肚子。

卡罗琳一直觉得自己这么做会伤着格蕾西，所以她尽量把动作放轻。

“天哪，我做不了。”卡罗琳边塞边想。但是她找不到人来帮助她。

她再次抓起格蕾西的腿，把它们往前折。她的腿很硬，很难掰动，不过最后终于被弯过来了。卡罗琳终于把格蕾西塞进了箱子里，拉上拉链。她一屁股坐在旁边的地上，感觉浑身都麻木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卡罗琳站起身来，努力把装着格蕾西沉重尸体的行李箱立起来。她穿上大衣，拉着箱子走出公寓，穿过走廊，走进电梯，然后到了街上。

卡罗琳拖着箱子走在人行道上时，天一直在下雨。黑色旅行箱的轮子



撞在水泥地面上，发出沉闷的“咚咚”声。她一直担心，箱子发出这样的声音，会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，猜出里面装的不是衣服。但是根本没有人注意它。

走到地铁站的楼梯口时，卡罗琳停住了。她实在不想让格蕾西沿着水泥台阶，“咚咚”地滚下去，但是她又没有别的法子。旅行箱颠簸着沿着台阶一级一级滚到了底，然后卡罗琳拉着它走过为残障人士设置的关口，来到了站台。她的手臂发酸，但是她仍一直牢牢地抓着身边的箱子，等到地铁轰隆隆进站后，她拉着它进了车厢。

上了地铁后，卡罗琳站在车门边，抓着一根栏杆稳住身子。她注意到，在这拥挤的车厢内，自己是唯一一个带旅行箱的人。列车驶出车站，她紧紧地抓着箱子的把手。

几分钟后，卡罗琳注意到一只警犬向她走来，后面还跟着两名警察。

卡罗琳没跟警察打过什么交道，长这么大也才被警察盘问过几次。她的父母在皇后区当教师，都是守法的公民。其中一名警察似乎看出了卡罗琳的紧张。她扫了一眼这名警察的胸牌，知道他叫桑切斯。

当卡罗琳跟着这两名警察以及一直在“唔唔”叫的德国牧羊犬走向站台时，其他乘客都往车厢里走。这两名警察好奇地打量着她，表情并不十分冷漠，然后他们又低头看向她的箱子。

“嗯，”卡罗琳平静地说，“箱子里是一只死狗，我要把他带到宠物医院去。”

“你要去宠物医院，带着一只装有死狗的旅行箱？”

那名叫桑切斯的警察弯下腰，摸了摸箱子的侧边，然后很快把手收了回来。

另一名警察说：“小姐，我得跟你说，你要走过去，或者叫辆出租车。你不能把动物带上地铁，死的活的都不行。明白吗？”

她转头看了看四周，发现卑尔根街车站现在就只有她一名乘客。到市

政厅梅耶医生的医院还有三站路呢。她眨着眼睛，泪水从脸颊上滑了下来：“要走很远的路呢。”

桑切斯摇了摇头，另一名警察则翻着眼睛，看向天花板，一副我什么也没看到的樣子。

卡罗琳叹了口气，拖着行李箱慢慢走向楼梯，要爬两段台阶才能上到车站出口。看着她吃力的样子，桑切斯赶紧跑来帮她一把，把行李箱抬上了最后的十几级台阶。

卡罗琳准备沿着长长的法院街向前走时，桑切斯说：“对你失去爱狗，我感觉很难过。”

卡罗琳拿出手机打给卡门。卡门说：“梅耶医生已经下班了，我会等你的。”

外面还在下雨。十一月冰冷的细雨使暮色中的一切变得更加昏暗。虽然格蕾西的尸体在箱子里摇来晃去，箱子也跟着左右摇摆，尤其是在十字路口经过路障时，箱子摇摆得更厉害，不过地面湿滑，箱子倒没有原来那么难拉了。这是格蕾西的最后一次散步，卡罗琳想。

从卡罗琳旁边经过的行人时不时地用疑惑的眼光看着她，她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在跟箱子说话。以前她们一起散步的时候，卡罗琳总喜欢跟格蕾西说话，猜测从她们身旁经过的人，有没有钱，有什么样的性格，是否出名，做什么工作等。她会说“医生”或者“华尔街的”，亦或是“神经病”。

但是现在卡罗琳又累又饿。街角的小店正要打烊，她问老板能不能给她一个椒盐脆饼。老板点点头，给了她一个，不过这饼又凉又干。雨还在下着，气温接近冰点。她常常和格蕾西分一块脆饼。格蕾西喜欢边散步边叼着一块饼，有时能叼着它走几个街区，有时甚至等回到家才会把饼给吃掉。现在卡罗琳拿着饼，把它分成两半，将其中一半扔进垃圾桶，然后开始啃另一半。

“嘿，”她小声对旅行箱说，“这是个学者。”



一个戴着花呢帽，留着山羊胡，撑着一把大伞的高个子男人急匆匆走过，肩上的双肩包左右摆动。“可能是个治疗师。”她又说。

一个穿着运动裤和连帽运动衫的健壮的黑人从旁边跑过。“德瑞克·基特。不是。”她总会在路上找那些有名的体育明星或电影明星，然后指给格蕾西看。不过她经常会加一句“不是”。但是有一次，她们遇到了迈克·贾德。他竟然在她们旁边停了下来，逗格蕾西，格蕾西还舔了下他的手。卡罗琳当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，在迈克询问格蕾西名字的时候，她差点答不上来。

卡罗琳在人行横道旁等绿灯的时候，差点踩到一只狮子狗，这狗被长长的链子拴着，对着她和她的旅行箱“汪汪”直叫。

“叛徒。”卡罗琳对格蕾西说，声音不由得放大了些。拉着狗链的女人瞪了她一眼，没有说话，径直往前走了。

这天晚上，法院街上没多少行人。在碰到“德瑞克·基特”后，她又认出了两个在华尔街上班的人，彭博市长（不是），一个连环杀手。当这些人走过时，卡罗琳都不忘提醒格蕾西留意。

走了大约半个小时，卡罗琳感觉抓旅行箱把手的右手磨出了水泡。她的运动鞋已经湿透了，袜子也一样。她的脚踝还被箱子撞了两下。第一次撞出了一块瘀伤，第二次的时候，箱子角上坚硬的塑料划伤了她的跟腱，渗出的血滴到了鞋帮上。

卡罗琳终于走到了诊所。她推开诊所门的时候，感觉心头一阵悲伤。格蕾西最后的散步结束了，她伤心地大哭起来。

当卡门从接待台走出来，搂着她的肩膀，安慰她的时候，卡罗琳边吸着鼻子边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“把大衣脱了，坐一会儿。我来帮你处理格蕾西。”

小小的候诊室里空荡荡的，大部分的灯都关了，有些昏暗。卡门接过旅行箱，准备拉着它往后面的办公室走去。

“等等！”卡罗琳大叫了一声。卡门停下脚步，卡罗琳跑过去，跪在旅行箱旁边，紧紧地抱住箱子的上部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才站起来，看着卡门把箱子拉到后面去。她觉得自己刚才应该说一些什么的。

“再见，格蕾西。”说着，她眼睛里已满是泪水。

几分钟后，卡门带着空箱子出来了。

卡罗琳抬起头，看到墙上贴着各种寻找走失的狗和猫的传单，以及治疗狂犬病、壁虱、莱姆病的海报。她瞥见一张传单，上面的标题是“当你失去宠物时”。她把它撕了下来，塞到口袋里，想回家再看。

卡门往电脑里输了些信息，然后告诉卡罗琳，火葬的费用从300美元到700美元不等，她可以自行选择骨灰坛的样式。

卡罗琳选了一个小骨灰坛。她要把格蕾西放在对着第八街的窗台上，以前格蕾西最喜欢趴在那里往外看。卡门告诉她，格蕾西的骨灰要三个星期之后才能领到。

卡罗琳站起身来准备离开。这时卡门又说：“嘿，能帮我们一个忙吗？”

卡罗琳愣住了，不知道自己帮他们什么忙。

“星期天我们这来了一批小狗，但是这里没地方养他们。你那有只狗笼子，是吧？”

是的，格蕾西是有只旧笼子，卡罗琳把它收起来，放在地下室里。但是她犹豫了一下，没有马上答应。

卡门向她保证说：“就你家放几天。几天前，凡诺兰德大道的一所公寓着火了，一大群狗狗包括这些小狗被送到了这里。他们有些被烟雾呛着了，差点窒息死掉。我们没那么大的地方收留所有的狗，所以就请求我们的一些客户帮忙照看几天。”

格蕾西刚死，就带另一只狗回家，即使是让他住一天，这似乎也是在背叛她。自己离开这个世界才几个小时，卡罗琳就带另一只狗回她们的公寓，格蕾西会怎么想？